

丽娟

●孙莱英

丽娟今年不知多大，嫁到哪儿去了？

她们村叫残虎堡，在晋蒙交界，地势很高。站在堡墙上能够看到内蒙的一些村落还有灰蒙蒙的远山，以及西北边一个白色的点子，那是一片水。

那年春天，青草才发芽，我来到这个村，住在亲戚家里。这个村有一伙女孩儿，从十六岁到十七八岁不等，大约七八个人。她们一天到晚形影不离，走东家串西家，噙噙喳喳，打打闹闹。

有天早晨，我正在洗脸，她们来了，坐在西房炕沿上打毛衣，不时向我这边探头探脑，咬耳说话，嗤嗤傻笑。

我走过去，看看她们打的毛衣，都是旧线，颜色很杂，并且粗枝大叶，针线不匀，就由不住发笑，说：“假装打毛衣呢？你们打出的网兜兜，装苹果肯定漏不了。”她们就笑，一个说：“我们才学，一下哪有那么好。”一个说：“你笑话我们，你连这几下也不会。”我说：“这就是你们的营生，要做就做好，哄谁呢？”她们不说话了，挤在边上的那个姑娘说：“我们打得不好，我们村数丽娟手巧了，打毛衣，做针线，茶饭也做得不赖。”

我问：“谁是丽娟？”

她们说：“看你这话说的，丽娟就是丽娟，她在家喂猪呢。”

以后我认识了丽娟，她正处于发育期，剪发头，有点瘦，一笑就露出一对虎牙。因为常笑，常常用手臂挡住脸面。她的上衣旧了，袖子很短，腕子很长，手很粗糙，那是经常做家务的证明。

有天，我到她家闲坐，天黑了，她妈张罗着做饭。炕头上的面已经起好了，准备用去年的腌肉包包子。我要走，丽娟说：“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给你包些素包子。”

她用熟山药和了白菜豆腐，又到院里拔了几棵葱，倒了一股酱油。那馅子经过她的精心调配，蒸出的包子，散发自然与大地的气息。

在这个村住了些日子，我想到稍远的内蒙走一走，丽娟妈对我说：“内蒙你不熟，那边有我家的亲戚，让丽娟领着你去！”

清早出发，太阳刚刚升起，田野有雾。翻过几道山梁，看到那个白色的点子原来是一个大湖，湖边堆满很多破碎的瓦片。湖的南边是一个村庄，丽娟说：“这是双古城，能捡到铜钱。”

随笔二则

●张耀元

“啊呀呀，打死你奶奶家了”

儿时，玩具是自制的，玩弹弓是我和要好的玩伴最喜好、最多的课外消遣。

有一年的秋末之际，我们在五表大爷门前的河堤下部，从那层瓦灰色的、非常筋道的胶泥（我们叫“白浆泥”）层中，尽着我们的力气，掏出一大块，拿回家院里，再经过反复揣摩，直至和成软硬适度、便于操作为止。然后，揪出指肚大的一块放在手心，双手反复搓揉，转成极圆的泥球。这些程序需要掌握的技巧也不少，一是泥要和到，否则转出的泥球在干燥过程中容易开裂；再是，搓揉不到位，泥球表面难以光滑、也易开裂。转好的大小均匀的泥球，经自然晾晒，直至干透，这个过程也得在观察的同时搅动，不然毒日头只晒泥球一面，也会开裂的。接下来，在院子角落的僻静处，用很小的铁铲，极有耐心地掏出面积只能伸人拳头，下部极大的窑洞，我们叫它“警口坛坛”，再把干透的泥丸放入洞里，这就是我们一冬天玩弹弓的弹子了。这种弹子由于没有棱角，在发射过程中，受风的阻力均匀，命中率较其他的弹子高得多。

一天下课后，我和玩伴手握弹弓，兜揣泥丸，漫无目的地悠游在街上，游目四顾哪里有发挥弹弓作用的机会。

有一户从口外回村不久的人家，借住在一处破败的院中，院落紧邻大街，没有院墙，西南角的茅厕墙多年无人修葺，仅余尺数高低。借住的女主人个子极大，邋遢任性，我们从街上走过时，她正好方便。她的姿式实在不敢恭维：下身直立，弯倒上身，撅着的臀腕向着大街，尺余高的茅厕墙只能挡住她的小腿。当撅着的尻腕映入我们的眼帘，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标的，恶作剧的念头不约而同的油然而生，在悄声口令中，两颗弹子飞向目标，无巧不巧的同时命中。当狼咬住般的哀嚎声“啊——呀——呀，打死你奶奶家了”进入耳中时，我们拔腿便跑。女人手提裤腰奔命般的追了上来，我们竭力地跑，女人没命地追！想来平生为数有限的逃跑体验莫过于此次所费的气力。

“怎还酸你爷爷哩！”

1970年初中毕业后，父亲鉴于特殊时期我的在校学习环境，一句“不混哇，学(xiao)手哇”结束了我的在校

副刊

哪能轮到你命好？分到补偿款！像咱这没爹的孩子，落在旧社会，还不是讨吃的命。

众人点头，说今天我们也是开喜门，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祝东东小子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喜气冲天。众人站起来，举杯共祝愿，感慨地说，国家好了，每个人的命就都好了。

是啊！大家正感叹间，“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这时，三福长的手机铃声响了，《万疆》的歌声响起，大家又哈哈大笑，这歌，真是应景！

三福长一生过得穷苦，我小时候就有耳闻，如今再见，别看是八十几岁了，反而脸上比以前还光亮，可见其生活的幸福！

众人好久不见，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曾经亲切的人依旧亲切，就是都老了，不自觉地都感叹岁月如流！今天借着东东开喜门的机会，有缘再次相聚！真的是一种福分！

饭毕，大家再次举杯祝愿，“喜门开，鸿福来”，愿我们的国家永远富裕昌盛，愿每个人都永远命好！



陶亚力作

厂里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人们还是由衷地说：“不赖，真不赖！还就得咱们宝山这样的派头哩。”

在闫师傅的带领下，我们的彩车不辞劳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给他们拜年，一来带上全厂职工的问候，二来就是为了获得一两条香烟和一包糖蛋儿。于闫师傅来说，给“弟兄们”打闹烟火的心情似乎更迫切一些。到了正月十八晚上，我们每人从闫师傅的手里领到了牌号不一的十六盒香烟和二斤多糖蛋儿，人人脸上喜气洋洋的，跟上彩车跑得腰酸和腿疼的事仿佛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如今想来历历在目，可惜闫师傅作古已经有五年了。

不仅玛钢厂的彩车是这样，凡有彩车的单位也大致如此，都是要拜年的，即使是为了“闹”香烟，收授的双方也都是光明磊落的、大大方方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五

新千年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彩车在造型的设计上趋于简约，追求时尚，八九十年代的做法吃不开了，半个小时就能生产出来的喷绘材料一个夜晚就能把彩车的四面展板裹个严严实实，这是科技进步在“绑”彩车过程中的直接应用，“绑”一辆彩车不过是三五六天的事。

最能体现时代色彩的要数声、光、电的运用了。彩车白天看，老实说没法与八九十年代的比，但到了晚上，数字彩屏、LED彩灯等把一辆辆彩车照耀得犹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旋转舞台，看得人眼花缭乱，好像把人们带到了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一样美奂美轮。高低音兼具的大音响取代了过去的高音喇叭，音响效果更加柔和、更加立体化了。

然而，大概是物极必反吧，新千年以后，“绑”彩车的价格连年上涨，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因此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质疑的有理，以一辆造价十万元的彩车来说，制造商连工带料不过四五万，剩下的那一半就是各色人等的回扣了。近年来，反腐败的力度一年大于一年，几乎所有的单位都不敢“绑”什么彩车了，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领导怕出问题。其实，只要没有吃回扣的猫腻，彩车的造价并不会很高的，况且，音响设备、发电机、彩屏等的寿命并不是一两年，这些都是能反复利用的。于是，有激进者说，“绑”什么烂彩车，永远不“绑”才好呢；有人说，还是“绑”好，起码百姓还能看一看，你要知道，我们二十几名执勤员工开会，郑重其事地说：“弟兄们好好干，连皮不过一礼拜，元宵节三天要在大街上好好地露出一露咱们玛钢人的脸蛋蛋。同时咱们还要走出去年，保证让你们多抽几盒好烟。”

“好！”
“那感情好哇！”
“闫师傅，你说话可要算数儿啊！”员工们纷纷说。
“那当然啦，你们到机工车间问问，我问宝山多会儿说话没算过数？”

身材高大的闫师傅，当年也就四十出头，正值气吞万里如虎的壮年，黄军大衣一穿，“总指挥”红袖章一别，面对着彩车的前方，口哨一吹，只听“唰”的一声，他手里的两面小红旗高扬在彩车的前方。彩车就要出厂门了。

看着闫师傅饱满而又严肃的神情，

开喜门

●樊海霞

有什么命好，他命好难道我也命好？我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老了，还有工资了。以前一年养一头牛，生了一个小牛，喂了一年多，才卖了1500元。现在，国家每年给我2500元呢！比一年起早贪黑地喂一头牛的钱还多！爹好娘好不如共产党好，我爹娘早死了，谁还管我？就共产党还管我，我就说共产党好！

众人哈哈大笑。大舅接着说，就是，多会儿也不说共产党赖，我那机械厂塌了几十年了，我现在还能开上退休工资，每个月四千多元呢，就是比妈亲。妈就是活着，那也不可能一辈子养着你，月月还给你四千元工资。

众人众友点头。众人寒暄期间，我妈妈问她的交换姑姑，您也过得不赖哇！交换姑姑已经是九十岁的高龄了，竟然耳不聋，她点点头，用没牙的嘴说，我也过得不赖，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是个真话，公家一年给我两千五，自己院里

秋雨里的思绪

●罗学玲

风儿轻轻梳理雨丝，窗外那轻快的乐曲挤进窗户，一股子清新绕着屋子跑，仿佛这声音走进了心里，躁动的心顷刻宁静，与尘世喧闹和人间烟火无瓜葛，感受实实在在的自我。

伫立窗前，几片黄叶随风雨飘落在地，不禁想起春夏它们的绿来，为了活出自我而任凭狂风暴雨或是烈日灼晒，坚守着对树的情义，为生命里那份懂得而相依相伴。然而季节的风老去它的容颜，劫走它的绿意。此情此境，莫名感悟油然而生，人生要经历过多少风雨、坎坷，才会在未来的路上坦然面对不同境况的困难和生离死别？

阳台上的菊花，正迎着属于自己的大好时光而开出喜悦，那扑鼻而来的花香，疑似故乡满山坡的野菊；还有篱笆墙边的白菊、夕阳、童年、乡音和狗叫声蜂拥而来，围着我深藏的心愁。山坡上那个采花的姑娘，还有童年的伙伴，那个

被父亲叫着丫头的女孩不情愿的嘟着小嘴走出树林，“这孩子，贪心不足，都拿一大把花儿了还嘟着小嘴，丫头，做人要懂得满足”的话语一直是我人生旅途所铭记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一种冷袭来，抱紧胳膊，我在想原野那些辞青的草木，在这瑟瑟秋风雨中正在演绎的离别情景。红尘，多少聚散离别；又有多少遇见和擦肩，亦如这寒露遇到的雨，越来越瘦；又亦如这一季菊花和黄的草木，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生命或许就因为来过，亦或曾经拥有过而美丽吧！

一场秋雨，让我空闲下来，想起桂花余香；想起那个秋雨的码头，船和岸退出视线时，我的梦想我懵懂的心留在了那里——一个别名叫桔乡的地方，竹林，野花，沙滩，伞下的故事和诗句，还在记忆里温暖着漂泊。

秋雨，引领我的思绪，驰骋在烟火人间数过往、想未来，一遍又一遍。

朔县年俗杂忆(五十六)

彩车

●陈永胜

到了1984年前后，朔县的汽车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工厂里的解放牌大卡车。这为彩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这毕竟是个基础，离花枝招展的彩车还远着哩，再加上做成一辆彩车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单位或工厂都能做起一辆彩车。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玛钢厂“绑”彩车的一些情景。

1987年，朔县玛钢厂在尹志保厂长的带领下，经济效益领全县二轻系统之先，上缴的利税竟然超过了工业系统的部分工厂。“绑”个彩车似乎也就不在话下了。我记得彩车是在腊月十八九就开始“绑”了。

玛钢厂除去玛钢工人外，还有全县比较一流的车工、洗工、铆工、焊工、钳工、木工、电工、补胎工等，因此“绑”彩车仅从县一中聘请了一位叫杜维才的有名气的美术老师就够了。

“绑”彩车先就是焊角钢架子，前后左右各焊一扇，然后就分别固定在汽车的四面。接下来就是在钢架子上安装展板，那时还没有发明出喷绘机和聚氯乙烯雕刻字机，展板上每一个字或一个线条都是人工先写下再刻出来然后才粘上去的，十分费工的。展板上的文字和图案做好后，电工就开始布线安灯了。其时我在厂里化验室工作，被临时抽出来给配电室于吉等师傅们帮忙，这个时候已离元宵节不远了，常常加班到深夜。灯安好后，就把柴油发电机固定在汽车箱里，然后接上电唱机、话筒和高音喇叭，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唱机的开关开啦，随着的便是高音喇叭里传出的股秀梅演唱的《我们的声音充满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澎湃激荡的歌曲。至此，彩车“绑”得也就快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只是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

三

彩车的整个造型是由美工设计的，一般来说，首先体现的是行业的特点。比如说，玛钢厂的彩车上，就有一座四米多高的冲天炉耸立在那里，一面小红旗在冲天炉的帽沿上迎风招展，前炉的出水槽前，有一缕红绸在小鼓风机的吹动下和灯光的照耀下，远远望去，宛如一股股的铁水在奔流。其次是体现年轮的特色，比如要是羊年，便会有三羊开泰之类的形象逼真的立体造型。无论哪种造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彩车缓缓地行进在大街上，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绚丽多彩的感觉。

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雁北十三县之一的朔县，同样也步入了这个崭新的时代。